

花椒红了就去摘

□ 杨艳辉



车驶过马街，我看到路边的花椒树，老刺苍劲，新叶未展，一双手便出现在了眼前。这已经是一种惯性，就像记忆进入了大数据，只要看到武都的花椒树，它便会伸出来。

这双手与武都的花椒树联在一起，是在几年前的七月。

那天，我开车去武都，母亲让顺便把小媳妇捎上。小媳妇是武都人，叫秀儿，年方四十，嫁的是邻居家的小儿子，母亲便叫她小媳妇。我以为秀儿是回娘家。车上，她才说娘家在高山上，已经没人了，这次是去马街摘花椒挣钱，女儿上高中，花销大。我看了看她，瘦弱，白白净净，手腕上戴着一副银手镯，亮晃晃的。有点儿担心，再想起她家中的近况，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秀儿男人是电工，长年不缺活计。当初她嫁过来，算是掉进福窝里了。平日只需照顾一双儿女，吃穿不愁，花钱有余。后来为孩子上学，在县城里买了房，秀儿的日子过得更舒坦。时隔不长，男人检查出了早期胃癌。还算幸运，经过住院治疗、后期化疗，花光家中积蓄，病情虽控制住了，但不能再干重活，只能在家中养着。为了全家生计，秀儿便外出去打工。一年多时间，我再没有见过她。母亲说她在北京做家政，月收入8000元。年关，秀儿回来了，家中难事一堆，得她撑起来。她也没闲着，钟点工、上门擦玻璃，抽空就干，以贴补家用。摘椒的活是亲戚介绍的，说是手脚麻利点，一二十天能挣好几千。秀儿一听便过来了。

中午，太阳如火，车刚驶入马街，浓浓的椒香味就扑窗而入，路两边的花椒树上，挂满红彤彤的果实。街上显然也比平时热闹，三五成群的女人，头戴草帽、面纱，背着背篓、手提竹笼，匆匆走过。正是武都大红袍花椒采收的季节，马街又是盛产区。那些人，有当地的，也有和秀儿

一样外来的，都赶着去地里摘花椒。在指定地点，秀儿下了车，一个胖女人正等着她。两人寒暄，说是去主家放下行李，吃一口饭，拿上家当赶紧去地里，一天的时间就不荒废了。秀儿跟着她，很快混入人流，我也启程前行。

再见到秀儿，是一个多月以后，人瘦了，脸变黑了，整个人却很精神。她给我送来一斤花椒。大颗大颗的花椒粒，色亮味香，是真正的武都大红袍。我接过袋子时，看到秀儿的手背上，落满横七竖八的划痕，有的结了暗红色的痂，有的泛着粉白；指肚上缠着创可贴，指甲缝里残留着黑色；手腕那里像涂了酱油，银镯子倒显得更加明亮。秀儿注意到我的目光，把两只手交织在一起，笑着说：“椒树刺多，摘过椒的手都这样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”随即眼睛发亮，说她这一趟没有白去，女儿一学期的费用有着落了。

在我老家，很少看见花椒树，田间地头偶尔长一株，即便结果，也是数得清的几串，不等长熟，就让人顺手摘了去。秀儿是唯一进过大椒园的人，她从马街回来后，邻居们闲了让她讲摘椒的事情。秀儿也乐意，她说，那家的花椒园真的是大，有几百株，品种是大红袍，枝枝相连，人站在树下，风都刮不进来。满树的花椒，长得着实好，有一颗颗红得透亮，像小珊瑚珠子。每天早上五点多进园，露水能把裤腿沾湿，太阳出来又烤得慌，戴草帽、捂面纱，却挡不住直射下来的阳光。主家并不控制时间，但自己着急，多摘就多收入。摘花椒，其实是掐，大拇指和食指捏在柄端，轻轻用力，一串花椒就下来了，也有用剪刀的，她不习惯，一直用手摘。戴着露指肚的手套，一不小心，手便被划伤、被刺扎。伤了就伤了，血流着，汗淌着，手底下

的活不能停，一整天摘下来，手指头麻得好像不是自己的了，眼睛也被熏得直流眼泪，第二天照样接着摘，出去就是为了挣钱。“把树上的花椒当成金豆子，就越摘越有劲了。”身体实在疲乏的时候，秀儿和同伴们常常用这句话互相鼓励。

那年冬天，秀儿又去了马街，还是摘花椒的那家，清理园子里的残枝枯叶，给椒树涂白、刨树盘、埋肥、喷药，忙了半个月才回来，人又瘦了黑了，脸上的皮肤皴得像老树皮，但她逢人就笑。

来年夏天，老雇主家的大红袍成熟，秀儿又去摘。手背、指尖上依旧落下伤痕，但到底有了经验，比第一次好很多。用她的话说，是手皮磨老了，椒刺不容易扎进去。

像做生意一样，秀儿认准了主家，主家认准了秀儿。夏天摘椒，冬天管护树，一年两次马街之行，她再没有间断过。手上的伤疤新新旧旧，重重叠叠，自己习惯了，身边看的人也习惯了。如今，她女儿即将大学毕业，儿子又要上高中了，男人的身体养得也不错。秀儿提起这些，眼睛笑成了一条缝。她说，女儿能顺利读完高中、大学，多半得归功于马街的花椒树，儿子的求学路上，她还得靠那“金豆子”支持。有一天，秀儿突然问我，以后机器人真能取代人，啥都能干？那花椒也就不用人摘了？我愣住了。她不等我回答，自己笑了，说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她去吧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！

因为秀儿，我很想在花椒成熟的季节，去花椒园里看看，却一直没有机会。

这个春天，经过马街，椒树还在酝酿花期，我却已看到满枝头的硕果，秀儿那双被椒刺磨老的手，在红亮的果实间迂回起落，指尖有血渗出，额头流下汗珠，她都没有在意，只把一串串熟透的花椒丢进背篓里。

秋来物事

（组诗）

雨 眠

Ⅰ 立秋之后

聚会时起身
车水马龙里回家
你们看我
背影那么孤独
我却自有我的生活
一会儿看看山坡
一会儿看看书
一会儿写写字
不知不觉
一个早上过去了
一天过去了
一个夏天过去了
白杨树的叶子
正在风的摇曳中
安静酝酿它们的黄金

Ⅱ 疏忽

五十九
活人不过九
要算六十呢
好友妻病逝
见过很多次
默然低头的一生
我们说起她时
暗色衣服清晰
走路样子清晰
却清晰不出她的一张脸

Ⅲ 关于死亡

一个人或物突然不走了
这突然的反常
让其他人不能不停下来
观望和谈论
在他或它被清除的时候
不能不空甚至痛
而后生活继续
那个人或物渐渐被遗忘
好像原本就没有存在过
直到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
时间又有了中断
我们陷入回忆
过往的细节如鱼不断被勾起
那个人或物突然又出现
且愈来愈清晰
我们借此发现我们已经老了

Ⅳ 老槐树

家乡巨变
生长庄稼的土地
现在只生长水泥建筑
不是蝴蝶和昆虫
满庄里飞的
只有电动车、摩托车和汽车
保安的伙伴
老板的邻居
只有崖边上那棵槐树还是老样子
风吹着的树枝
指示着旧时去河边的路
这是张家磨坡坡
下去就是南梁桥子
经过上腔廊和下腔廊
就到渭河边了
某一年
村子里赵家的儿媳妇
一头扎进渭河
被水一直吹到黄河里去了

Ⅴ 离天三尺

四面高耸的民居
挡住了东南角大像山的大佛
神不见了
村子里两个吵架的人
吵到激动处
还是禁不住指天发誓
离天三尺有神呢
如果我编了谎
就让雷神爷把我劈死

油茶当早茶

□ 牛旭斌

这碗油茶，源于甘肃成县陇右粮仓。熟得倒弯穗的小麦，白仁的老树核桃，甜香的山杏仁，浓香的菜籽油，路畔的野蔷薇，让这方水土酝酿出这道风味美食。

用油茶当早茶，在成县渊源较早。儿时的记忆里，家家户户堂屋进门的地方，都支着一张与土炕齐平的火桌。天麻麻亮，火盆里生起柴火，火苗红亮，煨一只粗陶茶罐，瓮形罐体较大，鼓腹颈细。炒一罐油茶，多次加水煨煮，够一家人吃早饭。

茶罐依火烧油。炅红葱、花椒、干姜，抓一捏春尖茶，翻炒至茶叶变白，放藿香草，用茶筴搅动，待满屋溢香时，加入面粉炒微焦，再撒入提前烘焙至酥香的核桃仁碎、杏仁碎，搅匀后，将混合一体的“油面茶”，沿罐壁一侧压紧贴实，随之加入新汲的山泉水，添细柴，就文火，缓缓煮沸。这时，围于火盆周围的馍片，被烤得两面金黄，咬一口脆得掉渣。一家人吃着烤馍喝着油茶，瓷实又崭新的一天，与天幕一齐拉开了。

在县城，当日头刚刚探出凤凰山峦，大街小巷已是热气腾腾，人声鼎沸。几条小吃街上，涌动着喝油茶打油茶的队伍。有人给滚烫的油茶配上炸酥的麻花，还有人就着刚出锅的油

酥火烧吃。油茶成为小城市人养胃暖身的早餐首选，也成为地方待客的名吃。武家巷里，人们将大锅熬制的油茶，灌入特制的大型茶壶里，载在小车上售卖。食客尾随着油茶车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。而今，老街纷纷拆迁改造，有人便在新城区开了油茶专卖店，农家乐、民宿也应季推出油茶。还有人办起了小型加工厂，形成多种口味的油茶产品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，油茶通过快递发往天南地北。

等入了秋，天气渐寒，早中晚温差大，一年生的藿香长到了香气最浓郁的时候。当年新摘的花椒，晒出了又红又麻的色香味。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成县核桃，果仁饱满，脱壳取仁，焙至焦酥，香气浓厚，这是成县油茶出香的主料，让一碗如麻辣烫般浓稠的面浆，咸香醇厚。喝进嘴里的那一刻，若不小心咬破一粒花椒，鲜香的麻味久久地在舌尖跳跃。

作家路遥曾回忆起儿时的一段往事，9岁那年，他跟父亲走到陕西清涧城，那个早晨，父亲用一毛钱给他买了一碗油茶，他一饮而尽。油盐焙炒的油茶，是陕甘地区的特色，也是打开这方水土土人情和日常生活的一把钥匙。

余音落山河 长风忆斯人

□ 王仕海

刘欢走了。走得这样突然，令人猝不及防。消息传来，乐坛震动，无数人愕然、怅然，久久回不过神。

缅怀的方式各有不同。有人感慨生命脆弱，喟叹世事无常；有人追怀他德艺双馨的品格，一遍遍重温他的歌声，打捞属于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；有人撰文寄哀思，有人重唱旧曲，以歌声遥寄敬意；更有许多人，借他的离去，静静思索生命的意义。

我几次提笔，又几次放下，不知该用怎样的言语来安放心中这份沉甸甸的共鸣。直到此刻方才知道，他仅仅63岁，只比我年长数岁。回望数十年岁月，我也曾一次次被他的歌声打动，长久受其艺术感染。那些铿锵深情的旋律，早已留在时光深处，陪伴我走过漫长岁月。

最早听见他的歌声，约莫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，便是那首《弯弯的月亮》——

“遥远的夜空，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，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下面，是那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……”

旋律婉转优美，听来恍若一场幻梦。沉浸在歌声之中，我仿佛化身为月下小船上的少年，泊在故乡静静的水湾，心底漫开淡淡的情思。这支曲子早在我心田播下乡愁的种子，让我感知人间温情与美好，也在心底种下了对音乐深深的眷恋。

后来听他的作品渐渐多起来，留在记忆深处最难忘的，当属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回望来

路，仿佛在我成长路上每一个紧要关口，总有他的歌声适时而来，打动我，激励我。

“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搏激流。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……”

每每内心彷徨、心绪纷乱之时，这段旋律便在耳畔回响。伴着铿锵的词句，迷茫之中人生的方向重新明晰，心底的斗志再次昂扬。这份奇妙的力量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依然感慨万千。

“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看成败人生豪迈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……”

是啊，这般动人的词句、激荡人心的旋律，我或许记不清词曲作者是谁，但刘欢那浑厚昂扬的歌声，早已深深镌刻在心底。半生已过，谁不曾跌入低谷、历经风雨失意？每当前路艰难、内心苦闷之时，听见这首歌，心中便豁然开朗，想起身后牵挂的亲人，读懂歌中那份不离不弃的温情。成败本就是人生常态，纵然跌倒，也不必消沉。只要初心不改、梦想尚存，我们便拥有再次出发的底气。这首歌带给我的，不只是一时的鼓舞，更是面对人生起落浮沉，那份豪迈而从容的生命态度。

后来影视传媒日渐发达，我得以从荧屏上一次次看见他的身影：敦厚沉稳，内敛之中又饱含奔放，其人如山，静默时厚重，开口时巍峨。一旦放声歌唱，那声音便如山涧汇成飞瀑，自高处倾泻而下，直抵人心。

犹记当年亚运会，一曲《亚洲雄风》唱响大江南北：

我们亚洲，山是高昂的头
我们亚洲，河像热血流
我们亚洲，树都根连根
我们亚洲，云也手握手……

由刘欢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佳作浩繁，譬如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《好汉歌》，《甄嬛传》等诸多影视佳作，也留下了他的心血。他是在用歌声讲述故事，而我更觉得，他的歌声本身，就是一段厚重的故事。世人尊称他为乐坛教父，这个评价，我由衷认同。从业数十年，几乎未曾听闻有关他的是非纷扰。想来，这也是世人深深怀念、不舍他离去的重要缘由。

越是静下心来思量，心中越是难以接受。在我的想象之中，刘欢本应如山般坚韧，谁料他匆匆离去，竟这样猝不及防。

春风拂过嫩芽，夏雨敲打芭蕉，秋山红叶漫坡，白雪静覆山岭。长风吹过山河，阵阵回响，那一声声回响里，全是他的歌声，余音不绝。

如今，我也算一名音乐人了，在西北大山深处，写下许多词曲。我借歌声抒发对这片故土的挚爱，思索人生，讴歌生命。

一代歌者远去，余音犹在人间。

半生聆听他的歌声，一路受他感召，骤然面对这样的离别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安放这份心绪。万千感念、心底涌动的旋律，还有满腔的缅怀，和无数喜爱他的人一样，千言万语终化作一句：愿逝者安息。

竹 实